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
第十二回 李伯純詩貽沈挹芬 破落戶途窘書呆子

卻說眾人正喝采著，忽見伯純笑嘻嘻的立了起來，自向靠壁桌上研濃了墨，揀起支筆來，竟向挹芬紈扇上作起蠅頭小楷來。眾人都隨著來看。見他喜孜孜的，一壁吟一壁寫，不一時便成了七絕兩首，擲筆而起，笑向眾人道：「三十年老翰林，輕易不敢作楷。今日竟為挹娘破例哩。」說完，把扇遞給挹芬道：「隨便用著罷，手腕生澀，怕被人笑作老娘繡兒呢。」眾人要向挹芬手中看時，伯純遮著道：「這也值得看的？」挹芬自向扇上看了遍，慙慙謝著走了。那知這一出來，便在車中同鶴山打了個照面。料定不見罷了，見時必不罷休，便驅車先回，似說是：「奴自慢慢行，君便快快隨罷！」鶴山果然也是個聰明人，一直跟將下來。挹芬想要向下車時候先行招呼，又想：「這是海上下等倡伎的行徑。況北京人是講體面慣的，這一來分明是攔著叫人不進這門了。」

便頭也不回徑自進去，一面卻差個丫頭出來接引。

鶴山隨著丫頭正在庭中咀嚼那羽琤山人十六個字的神味，簾子一動，挹芬早迎了出來，笑攜著鶴山道：「裡邊坐罷！這方寸庭心，也直你佇立呢。」一壁說，一壁攜著鶴山入室坐下。

鶴山癡癡笑道：「你好！我鎮日價望著你，你倒會自在呢。」

挹芬道：「誰沒來拜過你呢？第一次門上說出去了，第二次說又出去了，第三次說你病著呢。奴急得什麼似的，說的爺既病了，奴越要親到牀前請安。門上的道是夫人吩咐下的，說爺的病都被外邊風帳女人牽引起的，無論是誰，要是男朋友還有個商量，是女子時，一概不見呢。奴哀求了好一回，他們那肯依，只得罷了。今朝爺還抱怨著奴呢。」說完，眼波溶溶，竟似抱著滿懷幽怨一般。

鶴山明知是那位新寵施的手段，卻不好意思向挹芬說明，含糊道：「這都那班混帳奴才懶得通報，捏造著謠言來欺侮你。」

還去給他頓結實板子，看再敢也不敢！一面說，一面擁著挹芬，把手摩挲著他香腮道：「向那裡多喝了幾杯了，頰上烘得紅紅的。」挹芬笑著不語，卻將手捻著鶴山拇指兒，看帶著的班指。

鶴山瞥見挹芬身側橫著把紈扇，便拾來看道：「是誰替你寫的啊？」一壁說，一壁將扇上題著的兩絕讀道：

仙奏雲璈記十洲，九天珠玉落歌喉。

春明門外花如錦，誰數當年菊部頭？

脫棄人間脂粉氣，時於清俊見芳姿。

旗亭應有雙鬟識，唱遍「黃河遠上」詞。

沉吟道：「好詩，好詩！是誰做的呢？」接看見詩後寫著「入海釣鼈客」五字，驚道：「這是李伯純替你題的麼？挹芬道：

「才在席上寫的呢。」鶴山笑道：「不想這老子婆婆，興復不淺，今日竟替你題起紈扇來。」挹芬本不曉得伯純是個什麼名公，便趁口問道：「這位老人倒還精神圓滿，很體恤姊妹們的。」

你也見過麼？」鶴山笑道：「什麼沒有見過！論名分，我還得稱他聲太世伯呢。」挹芬道：「這樣說，還是你祖太爺的相知哩。」說時，止不住格格一笑。鶴山道：「好，我便叫你祖太爺如何？」挹芬笑道：「不敢當。」鶴山同他談了許久，才套車還去。

從此挹芬家中，平添了一老一少的闊客，轉輾援引，挹芬的三間精舍，竟做了冠蓋淵藪，聲華自然鼎盛起來。那知不多幾日，便生出個大笑話來。

卻說八大衛一帶，有個著名的破落窮漢烏大褂子，沒家沒室終日在前門外私設賭窩兒，做個伸手將軍。生性混混沌沌的，沒錢撩了，卻只睜出雙烏溜溜的毛眼，向人叢中亂撞。撞出些事來，被警察拉進廳去關了幾日，他倒落得了安居飽食。

有時撩得幾個大錢在腰包裡，又愛喝著白乾，說幾句大話兒，卻總給人駁回個乾淨。他自知說糟了，也會卷旗息鼓而去，到明天再說，因此人又叫他烏鬼話兒。

一天從賭窩裡出來，一手摸著自己的搭膊，皺著眉頭，七橫八豎的撞入金魚衛西口。劈面來了輛膠車，向東跑得飛快。

烏大褂子走路是從沒把眼放在前面過的，拉車的要避也不及，碰的一聲撞個正著。大褂子總算墊了個底，拉車的雙腳一跛，卻好伏在他身上。兩人正掙扎著。那位坐車的正蹺著腿銜著煙，仰頭顧盼的得意著，忽然車子一顛，身子向外，直撲到兩人身上。兩人才掙扎得起，被他一撲，這連一連二的倒了，過路〔的〕都立著拍手笑。烏大褂子覺得背上重得很，拼命的一掀，坐車的同拉車的咯碌碌從他背上滾下來了。他爬了起來，一聲都不言，只睜出兩個烏眼珠盯住兩人。兩人爬了起來，也對著烏大褂子看。三個人一聲也不言語。眾人見了越發好笑。

三個人發了回愣，大家開口了，坐車的跳上車子道：「走罷！」烏大褂子一把抓住他道：「早得很呢，還撞回兒玩罷！」

坐車的將他一摔，那知大褂子動也沒動一動，反揪住了他胸脯道：「我們茶篷中去講罷！」說著，拉了便走。坐車的嚇得面如土色，卻一手畫著圈道：「豈有此理，豈有此理！你這人真是我夫子所謂好勇鬥狠者矣，不厲教誨者矣。」路人見是個書呆子被懾懾纏住了，越發好笑。坐車的愈生氣起來，搖頭簸腦道：「鄉鄰有鬥者，披髮纓冠而往救之。汝等見而不救，反竊笑於其旁，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者，是亦可謂妄人焉矣，是亦可謂妄人焉矣……」話沒說完，被烏大褂子拉著，腳不點地的走了。

再說挹芬家裡有一個打雜的，喚做劉狗兒。是揚州世襲的龜奴，在北京窩子裡混了幾年，出名的是搗鬼伙計。挹芬的母沈寡婦起初貪他是在北京混慣的，又是個親同鄉，到處有個招呼，便招呼了他進來做個伙計。那知狗兒有一種天生的本領，無論是誰，只要不是男人，他總能無老無少無美無丑，拍得他骨酥肉麻。沈寡婦原還是個四十左右的人，又不是什麼大家命婦，見狗兒說話知趣，不知不覺的被他勾搭上了。經不起狗兒竭力報稱了半月，竟打得火也似的熱起來。起初從伙計不次遷擢的升了帳房，又從帳房得了個異常勞績，竟又賞了個記名內用的頭銜。

狗兒職分一天大似一天，事情便一天少似一天，除晚上依例簽了個名外，終日在外邊鬼混。人見他充了挹芬的未來掌班，便都十二分的奉承他。也有求他薦個幫閒的，也有托他出個名兒組織些龜界聯合事業的。那拜把子、吃扁食種種活動，更不必說了。

那天他吃了飯沒事，見沈寡婦也歇了中覺，便悄悄換了身玄緞高領窄襟又褶直管的衫褲，三鑲密行的快靴，斜戴了頂氈笠兒，挺胸凸肚的出了院子。慢慢從前門大街逛過來，卻好見烏大褂子把那書呆子拉到茶篷內去了。真是：